

■花言峭语

十年前,一场全球战争中,科学家苏杰的父亲发明的AI,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影响了人类的未来,十年后,苏杰发明了一款可以放置在人体内部的纳米计算机“指引”,这款计算机可以测试出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从而探知事件的真相。“指引”全球上市前三天,苏杰把这款计算机,送给了他爱过的女人韩森,让她先行使用。

电影《指引》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只在于它同时拥有“爱情”和“科幻”两个标签,还在于,它是编剧、导演苏纳山的首部长片,更有趣的是,它的制片人之一,是歌手方大同,三位主演孙佳、宋琦、陈安则来自内地,出品方是上海的公司。他们打算表达什么?这样的组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测试开始之后,两个人来到一幢房子里,开始讨论那些恋人之间最关心的问题,“你有没有出轨”,“你(韩森)和他(苏杰)在那间安全屋的六个小时里都做了什么”,以及人心的善恶,探知真相有无比较,两性之间的进退博弈,在讨论中,两个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关于测谎有无必要,以及应用在现实生活中有无必要。都是切入口很小的例子,但却是烦扰全世界所有人的问题,别人如何看待我,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否是真的,我们能否决定自己的表达不被外力歪曲,经过歪曲的表达还有没有效力。

男女主人公被这些问题困扰着,甚至超级富豪和超级科学家苏杰,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尽管在他看来,“人性就是与他人的连接”,人类最高科技的科技成果,落实到最终端,要服务和解决的,是

■钱眼识人

当我走出电影院就忍不住在心里重复一句话,有这个必要吗?说的就是新片《梅艳芳》,导演是拍过《寒战》的梁乐民,新人王丹妮出演这位“香港的女儿”,可以说是11月最被期待的华语电影,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借由被刷新的影像颗粒重新凝视堪称永恒的流行文化符号。很可惜,即便我从散见的宣传物料已经隐约感受到新人虽然达成形似,神似是不敢奢望的,看完之后的扼腕叹息,问题根本不在演员的力有未逮,她没有划水没有对付,甚至可以说很努力,但是如果努力的方向错了,就是朝着“缺失”疾跑了,如果一定要用“锅”这种简单粗暴的归因来概括,我以为“锅”是导演、编剧的。他们将梅艳芳的精神矮化了,还自以为是用现代精神进行包装,殊不知,目前成片呈现出来的精神内核较之当年梅艳芳在世时不知道要虚弱多少。

上一次梅艳芳引起社交平台轩然大波,就是另一位资深女星的发言,伊能静评价梅艳芳这一生是抱恨离世,因为没有嫁给所爱之人,当时很多梅艳芳的歌迷就很生气,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梅艳芳,实际上伊是以自己的价值体系评价一个她基本不能理解的梅艳芳,伊能静作为艺人站到今天,无论才华还是成就坦白说只能算中人,但是她却有一种直觉与

■早闻狄声

“只要你能获得观众掌声,你爱干嘛干嘛。”正如马东所说,最近火热出圈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态度明确:能把观众逗乐的,就是好喜剧。这标准看似轻描淡写,但几期节目过后,你会发现:赢得笑声不难,持续好笑却是难上加难;好的表演常有,但要好到让人惊喜,又真的不容易。为什么?

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在综艺竞演的模式下,观众发笑的阈值逐步提高,曾经惊喜意外的表演都会变成习以为然的套路。

表演默剧的王梓,曾在线下默默打磨多年,首次登场的《空手道高手》就技惊四座。无论是充满日系动漫风格的面部表情,还是精准到宛如杂技体操的身体语言,又或是卡通感十足的口技配音,他在无实物、无台词的情况下,细腻还原出一段二次元世界的故事,给足了观众新鲜感。

但进入第二轮比拼,王梓带来的《爱神丘比特》得分却明显落后——相似的口技、表情、动作在上

《指引》:爱之战

这样一些问题。但人和人、国与国、星球与星球的问题,也不过是这些问题的放大版。

所以,十年前发生的,那是一场热战争,十年后发生的,依然是一场战争,只不过换了看似更冷静、更安静的方式来进行,但伤害程度未必会减小。因为,这场战争要的不是领土、资源,而是内心的领地、灵魂的资源,这更完全更彻底,更不留余地,就像苏杰所说:“这也就像人类一样,一代比一代更暴力,更冷酷,更无情。”

这是一场以爱为名的极端行动,它以连接、理解、了解为名,实际上却是控制、扭曲,是以忠贞为名,无休止地向对方索取内心世界的权限,甚至要求最高权限。而且,仅仅要到权限还不行,还要保留自己对这个权限的解释权,以及自己对对方内心世界的全部解释权:“我现在知道了你没有出轨,但你做的那些事,比和女人调情更危险,你愿意倾听,然后,那些女人就以为,你是来拯救她们的。我就是这么爱上你的。”

识破谎言、探查真相,一旦被发展成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一旦落地,就无法塞回去了。而且,当人们一旦适应了“指引”,谎言和欺骗的阈值,是不是会不断提高,“指引”是不是会接着升级,而我们再也无法摆脱“指引”,并且心甘情愿地,在这种被发明出来的需求中,与之终身缠斗。所以,爱,有可能也会被利用,爱,也可以成为一场秘密的合谋。

幸运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全世界人口的23%,在尝试了“指引”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没必要重拍“梅艳芳”

天赋将自己粉红化,那就是所谓爱的包装。而梅艳芳恰恰相反,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最有印象的是她在去世前四十多天的舞台身穿一生挚友刘培基设计的婚纱,说自己嫁给舞台,演唱《夕阳之歌》,也会有这个印象的输入,梅艳芳此生太可怜了,没有嫁给一个心爱的男子携手奔老。但如果像我这样的年龄,比较完整的经历过香港电影、流行音乐最黄金那几年,就清楚与其说是遗憾,不如说是选择,梅艳芳当然不是那种哭哭啼啼,只满足卿卿我我的小女子。我觉得她跟张国荣真的是一种精神的雌雄分体,互相映射与渗透,男的风华绝代,女的就是惊世骇俗,在他们的努力下,香港流行文化才能够达到极致的视觉冲击、感官刺激以及自我满足的饕餮盛况,说到底他们是服务芸芸众生不甘庸常的妄念的。跟伊能静同样狭隘的就是电影的视角,表面一条线就是罗列梅艳芳一生的重大片段,这也表现得不太好,最精彩最让人为之兴奋的居然是像素粗粝的资料片,没办法本尊太强了,而隐藏的一条线就是最俗套的“灰姑娘模式”,一个市井里的小姑娘被幸运砸中成为大明星,可是内心深处还是“愿得一心人”,所以从剧本推导出来的梅艳芳蛮偶像剧的,顾影自怜,很难相信就是这样的小女子在当年的香江娱乐圈办成的几件大事,比如从

笑出来,演下去

一轮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哪怕这一次搭配的是新主题,重新看来依然有审美疲劳,甚至只要略微走神就可能跟不上故事逻辑。

编创水平的参差,同样让“发笑”变成一件随机性极强的事。

在目前播出的五期节目中,出圈的佳作确实不少,比如兼具讽刺与喜感的《互联网体检》,充满荒诞与力量的《笑吧!皮奥莱维奇》,让无数“网瘾”和“拖延症”患者感同身受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但与此同时,不尴不尬的表演同样层出不穷,有的只顾升华主题却让人如坐针毡,有的缺乏基本戏剧动力只能生硬堆砌概念和笑点,就连被寄予厚望的金靖首次登场时也险些淘汰。

是观众不再喜欢金靖夸张的表演风格吗?未必。更关键的原因在于,金靖和老搭档刘胜瑛带来的《自信放光芒》并没有理顺女主角菲奥娜的行为逻辑,连她最后决定“大胆活下去”的表白都显得过于突兀。观众不理解人物,自然无法发笑,无法共

他们最终选择了混沌。混沌,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也是人类之爱的特有形态。

故事切口很小,主要演员只有三个,场景也并不复杂,却解决了一个复杂的议题,并且靠近了谎言、善恶、伪善、真相等哲学问题。为了配合阐述这一系列问题,故事设置了大小悬念,这些悬念里,大到世界之战的真相,小到恋人之间的博弈,大到十年前的世界大战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到她为什么和你那么亲密,你那天的六个小时到底做了什么。但在故事的最后,破解这些悬念的,却不是和悬念有关的真相,而是一个更大也更凶残的命运,意外,又悲郁。

科幻,不只是飞船和武器,光剑和香料资源,也包括了,对科学的后果,科学和未来在我们人类心中投下的阴影的探究,以及人的极限的探究。科幻,可以大,也可以小,可以抽象,也可以很具体,喜欢看到那种大科幻,却也喜欢,以科幻为名,去解决这些细致入微的问题。

《指引》用小小的故事,三个演员,以及简单却清丽的画面,讲着抽象的道理,却完成了这个具体,以及3亿特效费用才能完成的事。

以及,一场发生在人性和人性、两性领域的世界之战。

韩松落
作家

梅艳芳开始,所有出专辑的歌手内卷了,拍专辑封套比录音棚录歌还重要,亮相要新要炸;也是从她开始,红馆开唱也内卷了,比数量比声量,更要比尺度,性别都不是障碍;也是从她开始,“香港的女儿”也内卷了,她当了,之后才有郑秀文杨千嬅等等。就好比说,梅艳芳的存在客观上“逼”着同行无论男女都要打起精神参加竞争,电影里倒是有一句没太大毛病,她隐退了一段时间郑秀文叶倩文王靖雯(当时的王菲)才冒出来,叶倩文在很多年接受访谈就老老实实说,因为梅艳芳不拿奖了,我才有机会啊。

现在很多影视剧都在套路一个传奇人物,编剧也变懒了,认为绝大多数成功的人就一定向往平淡生活,一定有充满遗憾的情爱伤痕,女的恨嫁,男的错失等等。但是,我以为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里,不得不说不就有少数人天生是为成功活着的,他们或许受过伤,但是让他们沉默收敛,这才要了命,梅艳芳哪怕

是女人花,那也是舞台上被灯光亲吻过的大丽花。

钱德勒
媒体人

情。套用黄渤评价另一组表演的话说,“当观众没有完全跟进去的时候,他们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成了挑剔”。

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将编剧力量推向台前的用心,着实可贵。它不仅让行业知道了六兽、多明、于奥等编剧的名字,也让观众进一步体会到,哪怕看起来并不高级的“好笑”,背后同样有着一群人的苦苦思量。

当然,这份用心被传递得很克制,不卖惨,不叫苦,哪怕镜头捕捉到创作者们的抓心挠腮、焦头烂额,他们依然坦然面对:不好笑就是不好笑,下一次,从头来过,努力让观众笑出来。

大概,这就是一档喜剧综艺应有的品格吧。

曹原秋
媒体人

上海文藝評論
專項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剑

谁的梅艳芳

“我们不是拍梅艳芳的自传——我们只想讲我们心目中的梅艳芳。”电影《梅艳芳》公映时,监制江志强如是说。这话也可说是给该片加了一道防护屏,摆明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拍的只是一部分人心里的梅艳芳,切莫拿传记片标准去苛求;“我们”是谁,也决定了在银幕上见到的梅艳芳是什么样。

“我们”,会包括歌迷吗?站在歌迷角度,难免会粉饰偶像,他们所见也到底有限。在《梅艳芳》里多次出现歌迷,地点从机场到演唱会,年龄横跨老幼,海浪般的欢呼,类似的热情的脸,映照出香港娱乐产业鼎盛时期的如火如荼,是真正的人肉背景板。当然近年也有从粉丝向讲述故事的,曾经提过一部《拾芳》,讲梅艳芳去世后千金散尽,一些歌迷做了一件事:把那些无人收留的粉丝来信,一一奉还给当年的寄信人。这是真人真事,提醒我们当烟花熄灭,星光散尽时,世界总归会露出本来面目,偶像留给他们的遗产也才真正水落石出,是披沙拣金的那一点金。

“我们”,应该也不包括邱刚健这类创作者。不是说他们不会同声同气,而是不会满足于这类题材的正面书写,带有为逝者讳的顾忌,总难痛快淋漓落笔,不如另辟蹊径。以前提过邱刚健的剧本遗作《胭脂双扣》,女主角妈妈是梅艳芳的粉丝,心心念念,生了女儿不仅起名“心梅”,连其神态都带有梅姐遗风。作为一个时代精神化身的梅艳芳,便以这样的极致方式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样书写,隐晦且绵长,不是赞美诗,更像怀古吟。

所谓“我们”,面目已经很清晰了,就是与梅艳芳身处一个时代的同行者们,包括设计师刘培基、经纪人陈淑芬、音乐人黎小田、电影人何冠昌、张国荣等人,台前幕后,皆为造星工业立下汗马功劳。他们知晓彼此的优势强弱、软肋死穴,互为导师、伙伴、智囊、倾诉心事的树洞,共同造就一个令后世叹为观止的繁华生态,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只有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拿“梅艳芳”三个字拍一部电影;这一代江湖儿女日见少,所以江志强才会说,再不相就来不及了。

前几年关锦鹏导演曾给梅艳芳写过一封信,细数那些牢牢存活在记忆里的各种形象:凄美的如花、妖娆的妖女、跳脱的坏女孩……如今在银幕上一一重现。如花好在哪里,有人说,“别人演如花是‘我好忧郁’,梅艳芳演如花是‘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忧郁’。”《沉默的羔羊》的编剧泰德·塔利说过,有时编剧需要帮演员一把,“重要的不是他们表演出来的情绪,而是他们要竭力隐藏起来的情绪,戏成不成功,这就是关键。”如花是这样,《梅艳芳》也是这样,那些隐而不语,欲说还休,该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盘算。

当时的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后来的我们,答案都在谢幕那首《夕阳之歌》里。

长风新
媒体人